

阿嬤不想說的祕密

小時候，我常常問阿嬤：「阿嬤，你係按捺生出來？」阿嬤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我：「從石頭迸出來。」那時候的我，不曾懷疑阿嬤的說詞，天真地以為阿嬤真的是從石頭迸出來，因為，孫悟空也是從石頭迸出來呀！

等到我上小學後，在學校的健康教育裡，逐漸學到人出生的過程，才明白人不可能從石頭迸出來，每個人一定有他們的爸爸和媽媽，這時我才知道被阿嬤騙了。那天下課後，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審問阿嬤：「阿嬤，你騙人，老師說每個人都有爸爸媽媽，妳怎麼可能會從石頭迸出來？」阿嬤聽到我拆穿她多年前的謊言後，她沉默了許久，冷冷的回答我：「我無父母。」聽到阿嬤的回答，我不甘心又被阿嬤騙第二次，追問她：「怎麼可能？阿嬤妳騙我。」這次，阿嬤臉色一沉，吼罵我：「尬你說無，就是無。」話一說完，阿嬤起身把我推開，自己離開房間。當下，我錯愕不已，腦筋突然一陣空白，不知所措，感覺就像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下一秒，無法負荷這個打擊。突如其來、莫名其妙的責罵，對從小自尊心強烈，心靈卻無比脆弱的我而言，是何等的傷害。淚水早已在眼眶裡打轉，久久不能言語，但阿嬤無視我的淚水，忿忿然離開，徒留她九歲的小孫女一人呆站在房裡許久。

自從那次被阿嬤這麼一吼後，我不曾再向阿嬤提起同樣的問題，我不知道阿嬤和她的父母以前究竟發生什麼事，但我知道，這個問題對阿嬤而言是個禁忌。然而，這埋藏於心底的問題，一埋就是七年。

就在我高一的某一天，母親和我於鄉下的市區閒晃時，她突然指著前方說：「你看，那對夫婦感情很好呢！」那對夫妻看上去七十好幾，穿著簡陋，但瘦得只剩皮包骨。阿公把沿路撿來的紙箱費力地折平，緩緩堆疊在推車上，每一個動作對瘦弱的阿公來說，顯得相當吃力。此外，推車上還載著一位不良於行的老婦人，她面無表情，卻若有所思地望著前方；空洞的神情，連一絲絲的喜怒哀樂都不肯透露，但不管她如何地想掩飾，消瘦的臉頰早已偷偷洩了密，無情地刻畫出過往的滄桑。

阿公拾完路邊廢棄的紙箱後，拄著如柴的雙腿，握著比自己手臂還粗的握把，奮力推著手推車前進。一步、兩步、三步，雙腿猶如在地上空轉，不見車輪前進的跡象，他只好微曲著雙腿，把全身的力量集中於手和腿上，使盡全力奮力一推，這回，車輪似乎被阿公不放棄的心給打動，稍稍滾動一下，離開柏油路上不平的小窟窿。見阿公如此賣力推著超出自己所能負荷的重量，不免認為阿公是否太過貪心，妄想一次撿完所有的紙箱，可待我仔細思考後才發現，這一車紙箱，或許就是他們下一餐的來源。

在看到那對老夫妻後不久，我和母親閒來無事在隔壁的阿伯家泡茶，並提起那天在街上看到的情景，阿伯遵循母親的描述，大概曉得我們所指何人，但他糾正我們：「那對不是夫妻，是母子。她兒子雖然智商不太好，但是個孝子，之前還被記者採訪。不過，嚴格來說妳們得叫她阿祖，她是妳婆婆的阿母。」阿嬤的

母親？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使我們震驚不已，原本覺得可憐的那兩個人，竟然跟我們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？可是，為何阿嬤始終不願提起這位仍存活於世上的親生母親呢？我很困惑，但始終沒有勇氣向阿嬤提起這件事。

後來，我輾轉從姑姑的口中得知關於阿嬤坎坷的身世。阿嬤很小的時候，父親自殺，母親不顧年幼的她們，狠心拋棄阿嬤和姨婆，改嫁他人，臨走前還囑咐她們千萬不要來找她，以免造成她的困擾；倘若於街道上看到她，也必須把她當陌生人，不許認她。這些話聽在阿嬤的耳裡想必格外刺耳，天底下哪有母親不認自己親生兒女的道理？但無奈，事實便是如此。孤苦無依的阿嬤只得帶著妹妹投靠她的阿公，由曾曾祖父代為扶養。此刻，我方才恍然大悟，明白阿嬤當初不願提起的理由，或許，阿嬤不願重揭被拋棄的事實，不願想起以往的痛，只能帶著被拋棄的恨和必須遵守的承諾否認這所有的一切，直到對方允許。

事後，不知何時開始，發現阿嬤時常帶著高檔的魚貨和雞出門，說是要送給別人，至於別人是誰，我也沒追問，直到有一次聽到阿嬤和父親的對話。父親說：「我外嬤有卡好嗎？」阿嬤說：「阿災，就阿捏呀！伊囡除了最小的以外，其他攏無袂睬。」隔著牆，聽得不是很清楚，隱隱約約只知道我那可憐的外曾祖母生病了，而阿嬤所謂的別人就是外曾祖母。至於阿嬤何時開始與外曾祖母聯絡，也不甚清楚，只知道在外曾祖母的丈夫死去後，阿嬤才得以進一步與她取得聯繫。不過，語詞中似乎透露外曾祖母的生活過得很不好，再婚的子女中，除了那位智能不太好的舅公外，其餘根本不願理睬這位年逾九旬的老母，能避則避，絲毫不想承擔一點責任。

在我知道兩人重逢後約三年的時光，阿嬤到外曾祖母家探望的時間愈趨頻繁，每次她騎著摩托車從外曾祖母家回來，她都不願多說一句話，落寞、黯然的神情總令人憐惜，我們也不敢多問、多說些什麼，隱約知道外曾祖母的病情可能不太樂觀。

去年假日返家，母親一來車站接我，便臉色沉重地告訴我外曾祖母逝世的消息，我沒有多大的反應，只應了聲「喔」，一路上我們就沒有再多說半句話。乘著風，我拉著機車的後握環，抬頭望望半缺的月，突然感慨人生總像月亮一樣，不可能時時刻刻圓滿，大部分還是有所缺憾。至於阿嬤的人生呢？喪父失母是她小時候的痛，雖然有個疼她的阿公，可心中那份父愛和母愛是從缺的。她嫁人後，以為會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，但十一年的時光似乎太少，丈夫的死亡再次打擊她自以為堅強的心。一個人含辛茹苦地拉拔五個小孩長大，卻從沒考慮再嫁，或許是因為從小被拋棄的恨和痛，使她死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再次承受與父母分離的苦。然而，自殺的父親和車禍死亡的丈夫，種種死於非命的巧合，促使篇篇輿論的矛頭全指向她這個歹命的女人。當時的她，得有多大的勇氣和強韌的心去承受這些？我難以想像。沉寂的夜伴隨冷颼颼的風，再次一陣一陣地灌進我的風衣裡，冷冽刺骨的感覺恐怕還比不上阿嬤所承擔的一切。

「阿嬤，妳哩做啥？」「㗎啦！」再次見到阿嬤坐在門外望著遠方發呆，問她在想些什麼，她總是不願意告訴我，但只要她一轉過頭來，她混濁的眼裡總泛

著淚光，縱使她不想承認，淚水總會出賣她。我想，阿嬤又想起她母親吧！據我所知，外曾祖母彌留前最後的遺願，就是能再見到她那兩個可憐的女兒，再聽到阿嬤叫她一聲「阿母」，而外曾祖母也實現了她的願望。唯一遺憾的是，阿祖的訃聞上沒有出現阿嬤的名字，對方只允許阿嬤以外人的身分前來祭拜，可憐阿嬤始終不能正大光明地成為她的女兒。可是，外曾祖母的心依然牽掛著當年被她拋棄的那對姊妹，而阿嬤也始終無法恨她的母親。

前些日子，我提起勇氣問阿嬤：「阿嬤，妳係石頭生出來俟？」阿嬤這回只笑笑回答我：「妳冊讀去尻脊駢？問這蝦米問題。」我也跟著笑了笑，是呀！我問了一個很爛的問題，但我只是想告訴妳：阿嬤，妳的祕密我就假裝不知道吧！